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

第四回 金月蘭無端受氣 方幼憚有意尋芳

卻說秋谷叫齊了那班信人，兩人合坐一車，獨秋谷在後與花雲香同坐。當下四部馬車，別人在前，秋谷壓尾，頭連尾接，就如一條游龍一般。馬夫把馬加上一鞭，各逞精神，那一群馬車，便風馳電掣，滔滔滾滾，直向二馬路一帶兜轉來。旁觀的人，見四部馬車絡繹而來，末後一部車上坐著秋谷，精神軒翥，豐度翩翩，香留荀令之裾，粉傅何郎之面，真似靈和疏柳，張緒當年。花雲香與秋谷同坐一車，神采驚鴻，瓊環回雪。半偏雲髻，梁家墮馬之妝；斜倚香肩，趙後回風之體。又似海棠炤夜，芍藥扶春。看的人個個目眩心迷，神驚色駭。再兼那前面坐的信人，也都是骨格輕盈，丰姿婀娜，爭嬌鬥豔，目送眉迎，把兩邊棧樓上的客人以及馬路的行人都看得呆了，不覺齊聲喝采，嘖嘖歎羨。秋谷聽在耳中，甚是舒暢，連兜了兩三個圈子，便叫馬夫把馬車放到紗廠碼頭上船。到了碼頭，秋谷跨下車來，隨開發馬夫，叫仍送他們回去，自己便要上船。只見一群信人一齊下來，擁著秋谷，你一句我一言的說個不了。秋谷忙亂之中也聽不仔細，大約是叫他下次早來的意思。秋谷只點頭答應。只有花雲香攜著秋谷的手再三叮囑，見秋谷匆匆要走，忍不住淌下淚來。秋谷也只好勸他幾句，並說不多時就來的話，雲香掩淚點頭。秋谷也淒然不捨，狠著心撇開雲香，跳上船去，立在船頭，望著雲香等上了馬車，看不見了，方才無精打采的進艙。

金月蘭在船窗內望見一大群信人圍住秋谷，戀戀不捨，心中不大自然，卻又不好發作。此刻見秋谷面上不甚高興，倒要打起精神，殷殷勤勤的陪著他談笑。秋谷倒底是個豪士，一會兒便不放在心上，吩咐船家開船，望常熟進發。

那常熟離蘇州只有一日路程，本是蘇州府屬該管，在船上只住了一夜，明日上午卻早到了。秋谷想月蘭雖然跟來，萬不能同著回去，只好自己先行上岸，到一個同窗朋友家中，與他商量，要替月蘭另租房子。

那朋友姓史，字玉卿，狠有幾處房產，家中頗是有錢，見秋谷與他商量，便道：「你要租房子，卻來得湊巧，我對門一所房子，是樓上樓下兩間水閣，房客前月才搬去的。我們至好，也不爭論你的房租，竟是請你的貴相知搬進去就是了。」秋谷大喜致謝，又道：「既承吾兄如此關切，租金一定加倍奉上，只是沒有動用器物，卻一總要借你府上的了。」史玉卿也一口應允。秋谷便先付了二兩房租。史玉卿再三推不脫，只得收了，立刻叫人搬了一張花梨六柱藤牀，並些桌椅梳頭台等器皿、動用物件過去。好在人多手眾，七手八腳，就登時鋪設起來。秋谷再回船，叫船家把船放到水閣碼頭，打發月蘭上岸，開銷了船錢，船家自去，便同著月蘭往樓上房間裡來。

月蘭見房子雖然不大，卻甚是精緻，也覺心中歡喜。月蘭原帶著一個娘姨，便打開鋪蓋，鋪在大牀上，掛好帳子。坐不多一刻，早見史家的家人送了一桌菜過來，還有一壇紹酒，向秋谷道：「家爺說，本要與章少爺接風，因自己不便過來，所以送一桌菜在此，要章少爺賞收。」秋谷道：「難為你老爺費心，想得週到，回去替我著實道謝。」封了一塊錢賞他，秋谷飯後又到玉卿家，托他尋了一個廚子。當夜晚膳，也是史家送來。秋谷當晚且不去，就在月蘭那邊住下。

月蘭便一心一意的要嫁秋谷，那知秋谷心上卻又不然，心中暗暗的打著算盤，想道：我當初順口答應，以為他是收不住韁繩的野馬，萬不肯真心嫁人，不料他竟是認真起來，這便如何是好？又想了一會道：他此時一心嫁我，是戀著我貌美力強，也不是貪圖什麼別事。現在我的竭力應酬哄騙他，是趁著一團高興，博個片刻風情，更不是生死難離的情分。不要說太夫人治家嚴肅，斷斷不肯答應娶一個妓女進門，就是瞞著太夫人，把他養在外邊，一則不是長久之計；二則妓女水性楊花，只圖枕席的歡娛，不顧丈夫的廉恥，自己是長要出門的，又不能處處帶他回去，那時孤燈寂寞，長夜淒涼，難保不別生他念；三則既做良家婦女，便有良家婦女的規模，他這樣一個飛揚蕩佚的人，只看中堂府內尚且逃走出來，何況我一個中人之產，怎樣供得他的揮霍、稱得他的心情？萬一再有捲逃等事，難道我還做第二個黃伯潤麼？存了這個念頭，便覺萬萬娶他不得。但是他歡天喜地在蘇州跟了出來，又不好無緣無故的叫他回去。他既想著一心嫁我的主意，料想也不肯好好開交，便又為難起來。躊躇一會，忽然得計道：「只消如此這般，叫他自己不願起來，自然改了念頭，也就罷了。」定了主意，方才睡去。

到了次日，秋谷將自己行李搬回家去，又叫了兩個老年誠實的家人看守門戶，私自吩咐：「無論何人，不許放進，並不許放金月蘭主僕走出大門。」兩人諾諾領命。秋谷又交代了月蘭幾句話：「略停一二日就來看你，你須要定心住下，不可心焦。」交代過了，秋谷便自回去。

月蘭等了兩日，不見他來，以為必是家中有事耽擱住了。那知秋谷一去不來，直等到半月有餘，還是絕無影響。問問那兩個家人，又都是裝聾做啞，假推不知。雖然飲食不缺，卻是寂寞異常，無聊之極。月蘭發起急來，要叫娘姨到秋谷家中去請，卻被那兩個看門的家人攔住，說：「少爺交代過的，一概閒人不許進門，你們也不許出去。」月蘭氣得發昏，與家人鬧了一場。家人不去理會，只是守著門口不放出門。

要知金月蘭是個有名蕩婦，他此次安心要嫁秋谷，是貪圖他貌美力強，要想和他夜夜並頭，朝朝交頸，怎禁得秋谷冷淡了他半月有餘，又把他關在這陌生地方，不許他出去消遣。這等情形，叫月蘭如何忍耐得住？

看看已過了一月，秋谷依然不來，月蘭度日如年，急得沒法，方才後悔起來。想道：現在人還未到他家，尚且把我這般冷淡，將來到了他家之後，還不知要怎生打發，那裡保得住久後的恩情？便暗暗的又想脫身之法。但是自己身無一文，就是脫身出來，作何計較？左思右想，沒法兒，只得呆呆的等著秋谷。

直到了四日餘日，秋谷方才來了。月蘭見秋谷到來，好似黑夜裡捨著了斗大明珠一般，一把拉住道：「你好，你好，去了一個多月，面都不見，卻叫著家人來糟蹋我，可是該的麼？你臨走的時候，說一兩天就來看我，那知今日望你不來，明日望你不來，差不多把我的眼睛要望穿了。我只認著你把我丟在這裡，一世不來的了，你也還有來的日子麼？」秋谷故意道：「那兩個家人是我叫他們來看門的，怎麼會得罪起你來？他們那裡有這樣的大膽？」月蘭便把要叫娘姨來請、家人不許出門的話說知。秋谷故意把家人叫將進來，罵了幾句，卻暗暗的好笑。月蘭又問他多時不來的緣故，可是家裡少奶奶管束得凶，不許出來麼？秋谷假作面上一紅，口中支吾推托道：「我出來得日子久了，到得家裡，就被事情纏住，天天想來看你，實在不得脫身，難道少奶奶管得住我麼？若管得住，也不放我到蘇州去了。」月蘭道：「少奶奶向來原是相信你的，所以放你出來；現在不相信你了，自然就不肯放你出門了。」秋谷道：「不要胡說！我章秋谷可是懼內的麼？」月蘭鼻子裡嗤的笑了一聲，又把嘴一披道：「啊唷！還要海外！憑你如何解說，我也總不上當的了。」秋谷一笑，忙用別話岔開。冷眼看月蘭相待的情形，已不似從前分髮帖、萬種纏綿的樣子，心中暗暗得計。

到得晚間，月蘭慢慢說起從前未嫁黃伯潤之先，有兩房間外國木器，鐵牀、藤椅、大菜檯面、湯台一應俱全，寄在娘姨家裡，現在既然嫁你，這些器具丟在上海也甚可惜，意思要先到上海一趟，去搬了回來，此處也好擺設，只是自家沒有盤費去搬的話，婉婉轉轉的說了出來。心上還是忐忑忐忑的，恐怕秋谷不肯放他。那知秋谷心上雖然明白，外面只做不知，欣然答道：「我正愁此間的器具不夠使用，既有兩房間木器在上海，你去搬來甚好。你明日便可動身前去，盤費是小事，你約著要用多少洋錢，我給你就是了。」

月蘭見秋谷一口允許，心中大喜。又盤算了一會，方才答道：「明日就走也好。但是我既到上海，總要去會會姊妹們的，我身上沒有一件應時的衣飾，怎好意思見人？免不得要你花費。連著往來用度，恐怕也要幾百塊錢，不知你明日可來得及？」秋谷明和其故，微笑一笑，答道：「幾百洋錢也不是什麼大事，料想我還預備得來。但是衣服首飾，也只要略略置備些，場面過得去，不致坍台也就是了。」月蘭更喜，把秋谷竭力奉承。

這一夜，翠倚紅偎，香溫玉軟。顛狂鳳女，春迷洞口之雲；前度劉郎，夜搗藍橋之杵，直到明日午間方起。秋谷便急到一處往來的莊上取了二百洋錢，又向銀樓兌了一支珍珠鑲嵌的押髮。回到月蘭處來，將洋錢、押髮交與月蘭道：「這支押髮雖不甚好，也可勉強帶得。至於衣服，上海衣莊現成的很多，你到上海再買也還不遲。這二百洋錢，做來去的盤費，並買幾件衣服，料也夠了。到了上海，若沒有甚事，便趕快些回來，不要分耽擱。今日晚了，來不及開船。我叫人去僱好了船，你就今夜上船，明日一早好開。」月蘭聽一句，答應一句，偷眼看秋谷甚是高興，止不住流出眼淚來；又怕秋谷看見根問，慌忙背過臉去，將巾拭乾。

秋谷雖也看見，只作不知，叫了家人進來，叫立刻僱只快船，先到蘇州；到了蘇州，用小火輪拖至上海。家人答應去了。秋谷也一面留心金月蘭的舉動，見他尚有些依戀之意，暗中點頭，知他天良尚未泯滅，究比林黛玉等較勝一籌，未免心中也有些惆悵。兩人大家懷著鬼胎，卻不能說出。日西時候，叫船家人回來，船已僱好，開了過來。秋谷便令家人替月蘭收拾行李，料理上船，在船上吃了一頓晚膳，秋谷便仍住在船上，此夜比前更加歡暢。

天明後，秋谷起身上岸。月蘭惺忪兩鬢，攜著秋谷的手，送到船頭。秋谷立在岸上，看著月蘭。月蘭卻含著兩包眼淚，呆呆的也看著秋谷。眼睜睜的看船家拔篙起纜，一棒鑼聲，那船早順流而去。秋谷不覺長歎一聲，回進水閣，把器具一切還了玉卿，又將房子交代了，便自回去。

如今要把秋谷一邊暫時按下。再提起兩個曲辮子客人來，只為羨慕張書玉、陸蘭芬四大金剛的名望，挾著重資到上海來結交他。但是眼孔不大，終久捨不得大注銀錢，又是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，行動舉止不免有些壽頭壽腦。你想這等的豪華名妓，那裡看得上這種客人？到後來卒至花了一注大錢，受了幾場悶氣。正是：

人前輸卻三分醜，被底贏來一段騷。

後來幸而遇著章秋谷替他出場爭回場面，勸他回去，他從此知難而退，不敢再到春申。

閒語休提，書歸正傳。且說常州東門內有一家著名鄉宦，姓方名憚，是個翰林出身。散館得了知縣，論俸推升，做了幾年貴州知府，便告了病回來。止生一子，名叫寶椿，別字幼憚。這方知府把他鍾愛非常。到得漸漸長成，方知府替他娶了貝季瑰太史之妹為媳，便把家事交他掌管。

方幼憚出身紈袴，菽麥不辨，甘苦不知，卻只愛奢華放蕩；又是生性吝嗇，等閒不肯破費一文。一向聽親友在上海回來，誇說上海如何熱鬧，馬路如何平坦，信人如何標緻，心中便躍躍欲動。此番趁方知府將家事叫他獨掌，便與方知府說明，要到上海去見見世面。方知府心中雖覺不甚喜歡，因是向來溺愛慣的，不忍拂他，只得允許，只再三叮囑早早回來。這方幼憚便歡天喜地的擇了行期，僱好了船，辭別了方知府竟往上海去了。正是：

豈有畫堂登犬豕，從來名妓愛金錢。

未知方幼憚究竟如何，請聽下回分解。